

多语视角下的德英外语学习成效相关性研究

赵琛新

摘要: 一直以来,跨语言间的影响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在近20年三语习得逐渐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外语教育语境逐渐发生变化,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来说,两门外语或多语的学习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但是在习得两门外语的过程中,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会不会相互影响?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从多语习得的视角选取了某外语院校德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全国德语专业四级成绩和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作为研究数据,对学生德语成绩和英语成绩的潜在关系进行分析,探究以中文为母语的外语学习者学习两门外语的成效,了解这两门外语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关联。结果表明:德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与德语学习成绩存在相关关系;德语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其英语语言水平也呈现差异。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德语和英语两门外语的学习成效相互影响,且学习者先前学习过外语的熟练程度会对学习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多语习得; 德语成绩; 英语成绩; 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H33

DOI: 10.12002/j.bisu.2016.0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6)03-0122-12

引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是交流和沟通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的多样性势必对语言的多样性提出要求。掌握多门语言是全球化 and 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这使得中国的外语教育语境也逐渐发生变化。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三语教学和多语现象日益增多。在国家外语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大学开设和学习的其他语种逐渐增多。在一些中小学,英语也不再是外语学习的唯一选择,其他语种的学习成为可能。一些外语院校相继开设了复语专业,这正是对中国外语教育语境变化的一种回应。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背景下,对中国外语学习者来说,两门外语的学习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但是在习得过程中两门语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会不会相互影响?通常认为,已经学过一门外语的学习者元语言意识、语言学习策略、获得的语言知识会对语言学习过程有正面的影响(Hufeisen, 1998: 169-183; Jessner, 2008: 23)。但是在实际习得过程中两门外语之间的干扰和负迁移同样存在,使用语言的时候,由于大脑中语

言存储有限,不能清晰地辨别两门外语之间的区别,经常会出现混淆、干扰和负迁移(Dittmann & Schmidt, 1998: 322-324)。此外,成功的外语学习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两门外语的学习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效,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影响关系,这是语言教学实践中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缘起。德语和英语同属于日耳曼语族,两者之间存在语言的共性与差异。对于母语为中文的外语学习者来说,在学习过程中,德语和英语学习成效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选取了140名本科德语专业学生德语和英语学习成绩作为观测点,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德语专业学习者德语英语学习成效的潜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一、研究背景

1. 研究背景

从21世纪初开始多语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多语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为国家社会层面的多语制,二为个体层面的多语习得。多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者先后提出了多语动态系统理论(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多语习得的角色功能模式(Rollen-Funktions-Modell)、多语习得影响因素模式(Faktorenmodell)、多语生态模式(Ecological Model of Multilinguality)和外语习得模式(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Model)。这5个模式相互补充,基于不同的视角,从理论上阐述了多语习得中跨语言的影响。其中迁移和语言之间的渗透是研究中关注的重点,虽然各个理论所阐述的影响语言间相互迁移和渗透因素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归结起来都从语言学、学习者个体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等角度研究了语言间的迁移、渗透,涉及语言的相似性、语言的熟悉程度、语言学习动机和期望、语言的感知能力和语用能力等影响因素(Hufeisen, 2003)。正是存在于多语习得过程中的这些影响因素,使得多语习得的过程更为复杂和多样,因此多语习得理论模式中的多语动态系统理论(Herdina & Jessner, 2002)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一理论对多语习得的复杂性更具解释力,它将语言系统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相互依赖的系统,每个语言系统的特性都会受到已有语言或后来习得的语言系统的影响。复杂、动态的多语习得系统以变化性和自我矛盾性为突出特征。无论一语、二语还是三语的学习,各语言之间的发展过程各不相同,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此外,语言系统的数量、学习者的年龄、语言水平、语言学习动机等其他因素会影响语言系统的稳定性(Herdina & Jessner,

2002)；多语动态系统理论同时也指出，双语或多语的语言学习者，大脑中的一种语言会与另一种语言竞争习得语言的有限资源，也就是说，多语会导致语言磨蚀现象 (Jessner, 2003)。

多语习得的理论研究显示，语言学习过程中跨语言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作用，也可能是反向作用。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德语专业学生的德语和英语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在实践领域值得探讨。

关于两门外语习得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外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移民群体，多数研究成果表明，已经掌握一门外语的学习者习得多门外语比未曾习得外语的学习者能够取得更高、更快的成效。双语者习得一门新语言的能力优于单语者，双语对 L3 习得起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Hufeisen, 2003)。语言习得的数量与学习策略的使用及语言意识呈相关关系 (Missler, 1999)。与国外基于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情境下的多语研究相比，中国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更具有特殊性。目前国内语言习得领域主要关注的是第一语言与第二外语的习得，对三语和多语习得关注有限。在文献检索中，这方面的研究从 21 世纪初开始增多，但数量有限。理论研究多以国外多语研究述评，双语制、多语际认知迁移等方面为主进行分析探讨 (刘承宇, 2006; 雷蕾, 2010; 吕新博, 2013; 朱效惠, 2008)。实证方面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以少数民族为群体，多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比分析学习者在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习得中的困难；另一类以汉族学生为群体，研究学习者学习第三门外语时的语际迁移问题，其中针对德英外语学习的研究数量不多，研究的主题多限于某一单项的技能 (刘玲玉、孔德明, 201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语言使用中多语现象并不普及。但是随着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多语逐渐开始成为教育语境下的一个概念，针对母语为中文的中国学习者的多语习得研究的关注度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2. 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两门外语习得之间的关系，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界定 L2 还是 L3？针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在国外的多语研究中，Grosjean 认为确定 L2 的概念是研究多语之间关系的出发点 (Hufeisen, 2003)。Hammarberg (2001: 22) 认为应该按照语言的习得顺序区别 L2 和 L3，而 Jessner 则将 L2 认为是多语学习中的其中一门语言，应与其他语言相同对待 (Hufeisen, 2003)。在本研究中，测试对象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不同于国外多语研究中的对象，中国外语学习者母语为中文，外语学习主要通过课堂、教材等体系化的语言输入，有别于多语环境中的语言习得。从语言的习得顺序来看，他们在中学普遍学习了

英语,进入大学又选择了一门新的外语作为专业,学习要求高于第二外语。基于中国外语学习者特殊的学习路径,L2还是L3,并不能依据习得顺序而确定,都只是多门外语学习中的其中一门。因此在德语专业学生德英两门语言学习成绩相关关系的研究中,没有区别自变量和因变量,只是研究其线性相关程度,表明两个变量之间的非确定性关系。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1. 研究问题

研究选取某外语院校德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全国德语专业四级成绩和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为研究数据,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 (1) 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 (2) 德语语言水平不同者的英语语言水平是否呈现显著差异?

数据分析包括描述统计、皮尔逊系数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在考察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的潜在关系时先进行相关分析,不区别自变量和因变量,只讨论变量的共变强度,在确定了共变的基础上再进行拓展,讨论德语语言水平不同者的英语语言水平是否呈现显著差异。

2. 调查对象

本次研究的数据采集对象是某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2011、2012、2013级学生,他们分别在2013、2014和2015年本科二年级期间参加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和全国德语专业四级的统测,共计140名,其中男生23人(16%),女生117人(84%)。他们在上大学之前,至少有6年的英语学习经历,进入大学以后零起点开始学习德语,在大学二年级末参加全国德语专业四级考试,这一考试相当于德语中级水平。大多数学生在学习德语的同时选修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在大学二年级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3. 数据采集与统计

调查对象同时参加了全国德语专业四级和大学英语四级的考试,这两类考试都是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由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分委员会德语专业四级考试中心组织和实施,属于标准参照性教学检查类考试。考试对象是高校德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考试由听力、阅读理解、语法词汇和写作等4部分组成,总分100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即CET-4(College English Test Band 4)是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教学考试。考试的主要对象是根据教学大纲修完大学英语四级的在校大学生,

考试分为听力、阅读、写作和翻译等 4 个部分,总分 710 分。这两个考试都是全国性考试,测试标准经过反复测量,试卷由第三方批阅,使用统一标准,阅卷方式客观公平,考试结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从信度和效度的角度来看,较适合作为参照。此外,这两类考试为水平考试,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生的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了全国专业德语四级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成绩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度量德语专业学生的德语学习成绩和英语学习成绩。

大学英语四级和德语专业四级,两类考试的题型和分值各不相同,具体题型和分值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学英语四级			德语专业四级		
题型	分值	总分	题型	分值	总分
听力	35%	710	听力	30%	100
阅读	35%		阅读	20%	
写作	15%		写作	15%	
翻译	15%		语法词汇	35%	

由于两类考试各部分的分值不一样,在记录成绩时按照单项考试的分值比例核算成百分制进行计算。在单项成绩中大学英语考试中心公布的成绩“写作”与“翻译”是合并在一起公布的。按照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中的说明,翻译部分测试的是句子、短语或常用表达层次上的中译英能力,考核以句子、短语、常用表达为核心,与德语专业四级中“语法词汇”部分对短语、常用表达和词句语法的考核基本一致,为了取得比较的一致性,德语专业四级成绩中将“写作”与“语法词汇”也做了合并,按照组成部分在试卷中的比例换算成百分制,进行数据统计。

4.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使用 SPSS 统计软件,包括描述统计、皮尔逊 r 系数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

三、分析与结果

1. 描述统计分析

两类考试总分数据的有效样本量为 140,无缺失值。平均成绩统计分析如表 2 所示。大学英语四级总成绩平均均值为 76.16,标准差为 8.134,中值为 76.76,方差为 66.167。德语专业四级总成绩平均值为 73.85,标准差为

11.173, 中值为 75, 方差为 124.839, 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英语四级总分	英语听力	英语阅读	英语写作	德语四级总分	德语听力	德语阅读	德语写作
均值	76.16	75.65	73.25	73.82	73.85	79.17	85.55	65.72
中值	76.76	77.67	71.83	73.00	75.00	82.08	90.00	67.50
标准差	8.134	11.186	9.558	9.269	11.173	12.378	10.296	14.951
方差	66.167	125.117	91.356	85.922	124.839	153.213	106.008	223.532

2. 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的潜在关系

测量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的潜在关系采用皮尔逊 r 系数进行相关分析, 用来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 这表明的是两个变量之间非确定性关系, 它反映了变量之间不十分严格但却依然存在着的依存关系, 是一种大概如此而非绝对如此的关系,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本研究两个变量的类型均为定距变量, 且满足正态分布。针对研究问题“德语专业学生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与德语专业四级成绩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得出以下两种假设:

H0: $p=0$

H1: $p \neq 0$

显著水平设置为 $\alpha=0.05$, 那么检验结果若为 $p \leq 0.05$, 拒绝零假设, 接受研究假设; 如果 $p > 0.05$, 则不能拒绝零假设。SPSS 输出结果见表 3。

表 3

		英语四级总分	英语听力	英语阅读	英语写作
德语四级总分	Pearson 相关性	0.459**	0.505**	0.508**	0.470**
	显著性 (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德语听力	Pearson 相关性	0.497**	0.513**	0.179*	0.374**
	显著性 (双侧)	0.000	0.000	0.034	0.000
德语阅读	Pearson 相关性	0.339**	0.440**	0.352**	0.307**
	显著性 (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德语写作 + 语法 词汇	Pearson 相关性	0.341**	0.337**	0.572**	0.418**
	显著性 (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可见, 德语四级总分和英语四级总分的皮尔逊 r 相关系数是 $r=0.459$, p

< 0.05, 各分项之间的皮尔逊 r 相关系数见表 3。从强度上看, 除了德语听力与英语阅读成绩的皮尔逊 r 相关系数是 $r=0.179$, 低于 0.3, 为低相关, 其他各项相关系数介于 0.3 到 0.7 之间, 属于中等相关。这些系数表明, 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存在相关关系, 且呈正相关。

3. 德语语言水平不同学习者的英语语言水平差异性分析

为了探讨德语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其英语语言水平的表现特征, 将学习者的专业德语四级成绩按照从最高分往下取 30%、从最低分往上取 30% 的原则将测试成绩分为 3 个组, 并列分数归为同一组。分组结果为: 第一组“较好组”为 41 人, 分值区间在 80-92 分; 第二组“一般组”58 人, 分值区间在; 68-79 分; 第三组“较差组”41 人, 分值区间在 42-67 分之间。笔者对这 3 个组的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进行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 LSD 组间差异多重比较。

(1) 描述统计结果表明: 德语成绩“较好组”大学英语四级总分高于“一般组”和“较差组”; “一般组”的成绩高于“较差组”, 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80.37, 77.38, 71.12 和 7.159, 6.666, 8.288, 具体数值见表 4。

表 4 大学英语四级成绩描述统计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第 1 组	41	80.37	7.159	1.118	58	96
第 2 组	58	77.38	6.666	0.875	61	92
第 3 组	41	71.12	8.288	1.294	43	88
总数	140	76.42	8.125	0.687	43	96

(2) 通过方差齐性检验, $P = 0.625 > 0.05$, 各组之间方差呈齐性, 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假定。方差检验结果的显著性表明, Sig. 为零, 说明至少有两组平均数之差达到显著水平(见表 5)。F 检验达到显著水平之后, 通过事后差异检验表, 可以看出, 两两比较组间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组(较好组)和第三组(较差组)的均值差为 9.251, 第二组(一般组)和第三组(较差组)的均值差为 6.260, 具体数值见表 6。数据表明第一组(较好组)与第二组(一般组), 第二组(一般组)与第三组(较差组)之间存在差异。

表 5 ANOVA 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推断统计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1845.196	2	922.598	17.242	0.000
组内	7330.873	137	53.510		
总数	9176.068	139			

表6 LSD多重比较

	(I) 组别	(J) 组别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LSD	1	2	2.991*	1.493	0.047	0.04	5.94
		3	9.251*	1.616	0.000	6.06	12.45
	2	1	-2.991*	1.493	0.047	-5.94	-0.04
		3	6.260*	1.493	0.000	3.31	9.21
	3	1	-9.251*	1.616	0.000	-12.45	-6.06
		2	-6.260*	1.493	0.000	-9.21	-3.31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 德语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其英语水平也表现出显著差异。

四、讨论

1. 关于两门语言学习成效相关性的讨论

研究表明, 学习者的德英外语学习成效存在相关关系。从语言的谱系分类来看, 德语和英语不仅属于同一个语族(日耳曼语族), 而且还属于该语族细分下的同一个语支(西日耳曼语支), 它们有很多同源词, 这些词在语音和语义上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词源的相近关系是多语习得中的一个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表明, 语言的接近程度是中介语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习得者所具有的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背景语言中, 类型相近的语言更容易被激活(Hufeisen, 2000: 214)。Hammarberg(2001)指出, 在多语学习过程中, 多语之间的关系受语言熟悉程度和词源相近程度的影响, 它们决定了单个语言在语言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强度。他在一项研究中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为测试对象, 研究多语习得中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中测试者先后已经学习了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测试时正在学习的语言是瑞典语。测试中, 测试者元语言表达首选英语, 遇到困难时首先选用的语言是德语。研究结论表明, 词源相近关系是多语学习中的一个影响因素(Hufeisen, 2003)。从这一研究可以看出, 虽然德语和英语的相近关系不如德语和瑞典语, 但是相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来说, 德英之间词源的相近性还是会对多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德语词汇中一部分单词或词根与英语接近或相同, 学习者可以容易地辨认出来, 这些同源词的语音、语义和词形在词汇学习、阅读理解、听力

理解的过程中都起着正向作用。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学习者的德英外语学习成效呈正相关关系。这也说明学习者学习德语和英语两门外语时,两门语言之间的近似性能够对二语或三语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

2. 关于德语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其英语水平呈现相应差异的讨论

研究中学习者的德语专业四级成绩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习者的总体语言能力。以 V. Cook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实际上培养了 3 种能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策略能力 (Canlae, 1983; 转引自王立非, 2002)。德语水平不同组的成绩从一定程度体现了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中这三方面能力的差异,这一差异同样也显现在英语成绩中。《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指出:“个人的总体语言能力并非是所学过的语言中各项交际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综合的、由多语和多元文化能力组成的语言系统的体现”(Europarat, 2001)。这就说明学习者在德语和英语两门外语的学习过程中,习得的能力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最终通过一个综合的语言系统体现出来,而这其中影响学习者总体语言能力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是语言学习能力。从学习者变量来看,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学习习惯、学习类型等因素都会导致语言学习能力的差异。多语习得影响因素模式指出,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除了受到外在学习环境、语言输入的影响外,还受学习动机、态度等情感因素和元语言意识、学习者个体的学习类型、学习经验、学习策略等认知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影响多语习得的变量中,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Hufeisen & Gibson, 2003)。

(1) 习得的外在因素:学习环境、语言输入的种类和强度等;

(2) 情感因素:动机、畏难情绪、对语言距离的认知、态度、个人经历等;

(3) 认知因素:元语言意识、学习意识、学习策略、个人学习经验等;

(4) 外语学习的影响因素:个人外语学习经验、外语学习策略、以前习得的中介语,现在学习的中介语等;

(5) 语言学因素: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影响。

与第二语言习得相比,在第三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元语言意识、个人外语学习经验、学习策略以及习得的中介语都会对语言学习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在多语习得中,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语用模式、语言学习策略、语言习得能力和态度均会影响语言的习得。二语习得过程中成功的学习经验和交际策略会对第三语言的学习产生积极影响 (Groseva, 2000: 22)。

Missler (1999) 的研究发现,在多语习得的过程中,外语学习策略能力直到习得第七种语言都在不断增长,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意识、有目的地使用外

语学习策略。这也就是说,多语习得者在第三门语言的学习中使用的学习策略要比习得第二门语言要娴熟、有效。

在本研究中,学习者总体语言能力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语言学习能力的差异。德语语言水平较好的学习者掌握较好的语言学习能力,他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能积极利用影响多语习得的因素,所以英语语言水平也相应较好。研究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德语语言水平较好的学习者先前学习过外语的熟练程度对学习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多语习得中会有意识地觉察和运用语言结构,能够更积极地建构已有的外语习得知识,能够更好地认识、评价和利用外语习得的外在环境,在情感和认知方面能够对外语习得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能更有效利用已有的学习经验、学习策略以及习得第一和第二语言获得的语言学知识,这些因素使得德语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其英语水平也呈现差异。

结语

本文在多语视角下,从学习成效的层面来探寻中国外语学习者学习德英两门外语时,两门外语学习成绩之间的潜在关系。通过研究,主要回答了两个具体的问题:一是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德语语言水平不同者的英语语言水平是否呈现显著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者德语学习成绩与英语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潜在的正相关关系,且德语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其英语水平也表现出相应的差异。

在本研究中,学习者的德英学习成绩虽然存在潜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各项技能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也较为复杂,从研究结果来看,只具备一定程度上的解释力,这也说明了语言学习结果的不可预知性。这也与动态系统理论中指出的多语系统的特征相吻合(Herdina & Jessner, 2002),即:语言习得系统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各语言之间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非线性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研究表明,以中文为母语的学习者学习德语和英语两门外语的学习成效具有相关性,但是德语语言能力及听、说、读、写各单项技能之间与英语语言能力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中国语言学习者来说其预测能力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展和补充。

参考文献:

- [1] Dittmann, J. & Schmidt, C. Verbales Arbeitsgedächtnis, Lernen und

- Fremdsprachenerwerb. Ein Forschungsüberblick [J] . *Deutsche Sprache*, 1998, 26 (4): 304–336.
- [2] Europarat. *Gemeinsamer europäischer Referenzrahmen für Sprachen : lernen, lehren, beurteilen* [M] . Berlin u.a. : Langenscheidt, 2001.
- [3] Groseva, M. Dient das L2-System als ein Fremdsprachenlernmodell? [A] . In B. Hufeisen & B. Lindemann (Eds.) *Tertiärsprachen. Theorien. Modelle. Methoden* [C] . Tübingen : Stauffenburg, 2000 (31) : 21.
- [4] Hammarberg, B. Roles of L1 and L2 in L3 production and acquisition [A] . In J. Cenoz, B. Hufeisen & U. Jessner (Eds.) .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 . Clevedon, Avon :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31) : 21.
- [5] Herdina, P. & Jessner, U. *A 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 Perspectives of Change in Psycholinguistics* [M] . Clevedon, Avon :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2.
- [6] Hufeisen, B. L3-Stand der Forschung-Was bleibt zu tun? [A] In B. Hufeisen & B. Lindemann (Eds.) . *Tertiärsprachen. Teorien, Modelle, Methoden* [C] . Tübingen : Stauffenburg, 1998 : 169–183.
- [7] Hufeisen, B. A European perspective-Tertiary languages with a focus on German as L3 [A] . In J. W. Rosenthal. (Ed) . *Handbook of Undergraduate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Bilingual, and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a Multilingual World* [C] . Mahwah, N.J. : Erlbaum, 2000 : 209–229.
- [8] Hufeisen, B. L1, L2, L3, L4, Lx-alle gleich? Linguistische, lernerinterne und lernerexterne Faktoren in Modellen zum multiplen Spracherwerb [J] . *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 2003, 8 (2) : 97–109.
- [9] Hufeisen, B. & Gibson, M. Zur Interdependenz emotionaler und kognitiver Faktoren im Rahmen eines Modells zur Beschreibung sukzessiven multiplen Sprachenlernens [J] . *Bulletin VALS-ASLA (Vereinigung für angewandte Linguistik in der Schweiz)*, 2003 (78) : 13–33.
- [10] Jessner, U.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in multilinguals : Cognitive aspects of third language learning [J] . *Language Awareness*, 1999 (8) : 201–209.
- [11] Jessner, U. The Nature of Cross-Linguistic Interaction in the Multilingual System [A] . In J. Cenoz, B. Hufeisen, & U. Jessner (Eds.), *The Multilingual Lexicon* [C] . Dordrecht : Kluwer, 2003 : 45–56.
- [12] Jessner, U. Teaching third languages : findings, trends and challenges [J] . *Language Teaching*, 2008 (41) : 15–56.
- [13] Missler, B. Fremdsprachenlernerfahrungen und Lernstrategien. Eine empirische

- Untersuchung [J]. *Tertiärsprachen und Mehrsprachigkeit*. Tübingen : Stauffenburg, 1999 (3): 217-233.
- [14] 雷蕾.《三语或多语习得》述评[J].现代外语,2010(5):213-215.
- [15] 刘承宇,谢翠萍.《第三语言习得中跨语言影响的心理语言学》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6(4):372-377.
- [16] 刘玲玉,孔德明.一语、二语迁移对三语写作的影响[J].阅江学刊,2014(10):130-135.
- [17] 吕新博.《多语探索:三语研究发展、多语现象及多元语言习得》评介[J].外语教育,2013(10):240-243.
- [18] 王立非.国外外语习得研究新进展[J].国外外语教学,2002(2):1-6.
- [19] 曾丽,李力.对“三语习得”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2):6-9.
- [20] 朱效惠.三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及其对双外语专业教学的启示[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5):109-112.

收稿日期: 2016-05-24

作者信息: 赵琛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欧语学院,100024,研究方向:德语教育。电子邮箱:
zhaochenxin@bisu.edu.cn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of Learners of Both Languages

ZHAO Chenx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dur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increased interest in a relatively under-explored field: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how the language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during th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is changing alongside the pace of globaliza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 China, learning two or more foreign languages has gained more practical ground; ye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sses of learning two foreign languages, and whether learning one foreign language would exert any influences on the other. This study adopts the lens of multilingualism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German and English test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speak Chinese as their native language. Test scores of Prüfung für das Germanistik-Grundstudium (PGG) and College English Test-Level 4 (CET-4) of college sophomores majoring in German at a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German test scores. German learners' CET-4 scores vary depending on their PGG scores. It is clear that English and German proficiency impacts each other. Moreover, prior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proficiency of such foreign language influences later learn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

Keywords: multi-language acquisition; PGG; CET-4; correlation